



有时候，是陌生人而不是亲人朋友会给我们带来快乐，使我们的日子更好过。那天我去复兴中路的“上交音乐厅”听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，邻座是一位“大一”的学生，MISA（上海夏季音乐节）的志愿者，我们聊起古典音乐作曲家，也谈到各人喜爱的音乐，那个音乐会之夜顿时充满了更多的乐趣。

和陌生人交谈时，人们会感到无拘无束，谈话反而有一种亲切感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我们不会再见到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碰到对方不友善也不会使我们尴尬，因为是陌生人，他(她)为什么一定要友善呢？

陌生人也给力

周炳捷

但是，许多人对与陌生人交谈有顾虑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构筑谈话——怎样开始，如何保持谈话持续，以及如何结束交谈。有人会担心自己会情不自禁地泄露个人信息，也有人担心自己话盒子打开就收不住，自己讲话太多以及对方可能不感兴趣等等。

这些顾虑大都是不必要的。英国有一位专门从事研究和陌生人沟通的专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：她要参加者每天至少和一个陌生人交谈，连续五天都这样做——结果是 99%的人反馈说至少对有一次谈话感到极为高兴，82%的人表示他们向某人学到了东西，有 43%的人称和对方互换了联系方式，40%的人已经和某陌生人再次联系过——后两种情况说明他们有可能和对方交上了朋友。

热衷于和陌生人沟通有其十分古老的原因，远古时的人为了生存，必须要和自己家族以外的人建立关系，抵御自然界的灾祸，所以，和其他部落的社交技巧、沟通技能其实是与人类自身的进化密不可分的。

上海人有一种称谓叫“面熟陌生”，所指的人是曾经见过面的，不是百分之一百的陌生人——比如说斜对面“星巴克”里准备咖啡的伙计，植树节一块儿义务种树的邻居，去街道医院看病经常碰见的大牌，办公大楼乘电梯时邂逅的楼上公司的前台小姐等。有多项研究证实：经常和这些“面熟陌生”的人沟通、交谈，对自身的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专家们认为和“面熟陌生”的人交谈比起和亲朋好友沟通在认知上要求要高，你不能够像对亲朋一样用不带动词的省略句，或者是用肢体语言，而是要用完整的句子来表述自己，这就锻炼了大脑的功能。

另外，和陌生人讲话的好处还在于讲的人有一种“驾驭感”，你可以决定是否要讲，何时讲，讲多少；而且，你向对方展示的是你“能干”、“强势”的一面，而你感到孤独，你可能的有脆弱，你实际存在的不安全感等都不会暴露出来。所以，如果你感到孤独，你在公交车上和一位陌生人有一个很好的聊天，你顿时会觉得你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了；如果你在排队长队时和前面后面的人聊聊，一定会觉得排队也不见得是那么令人不快了。

美丽的乡村是中国稀有的宝贝。绿色的田园，三层以下的农舍，流淌的小河，果树，鸡鸭，淳朴的乡民……在恬静的时光里，如此美好的图画，几乎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。去乡村走一走，呼吸乡村新鲜的空气，是给都市人紧张的灵魂校正。一踏上那块松软的土地，所有的安全感愉悦感和灵感都来了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借助拍摄美食，把偏僻山区或者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介绍出来了。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那些原先不为人知道的地方。新的公路建起来了，特产与美食有了网上经营，一个村庄不再属于它的市级、省级，而是属于全国。这似乎便是矛盾了：开放开发的村庄们在互联网的背景下，产品、习俗、会有某种相似性，而未开发的村庄便以其独特的原始的面貌吸引着人们。

夏履，就这样成为一种惊喜。

它在绍兴市柯桥区西部，素有“九山一田”之称，含 11 个村。双叶村是绍兴唯一没通公路的山村，它分两部分：山下的部分叫双桥村，山上的部分叫叶家山顶。机灵而善良的狗们在巷子里走着，或者懒懒地躺着。它们的身躯都偏瘦，显出灵巧和精干来。当你对着它们拍

照时，它们呈害怕状赶紧后退。原来它们是与主人在阳光下惬意地生活，而不需要充当厉害的看门人啊。这样的图景爱煞人：朴素的村庄在太阳中醒来，农妇蹲在大大的池塘边洗衣服。蜿蜒的山路是稍有坡度的，你缓缓地走，可以看到一户紧挨着一户的人家，有老人端着饭碗吃饭，有中年妇人在裁缝的工作间里踩缝纫机，有祖母喂着小孙子吃饭，有勤劳的爷爷弯腰在菜园里拾掇……在有年代感的老房子间，也有正在造的新房子，门框与水泥墙已经初步建立。沙石搅拌机高高地树立在门前，好几个青年小伙忙进忙出。这是一幅古村兴旺的景象。

家家都有自来水龙头，为何农妇要端脸盆到河边去洗呢？河水总归没有自来水干净。边洗边看野眼边与人招呼。也许她不在意洗的本身，几十年下来，她习惯了这种与自然与人们亲近的方式。她看早上的风景，而她本人也成了风景。还有就是，她对河水的清洁有信心。

村子里，一共看不到多少人，每个人便变得珍贵。连狗也变得稀罕。山下的此村庄就是双桥村。爬山半小时，上了山顶，就是双叶村的叶家山顶村部分。有老爷爷肩上扛着 7 根毛竹，经过我们的身边，他有 87 岁了，20 多年前，妻子就去世了。那么就是说这么多年，他独自生活，并且还在从事体力劳动。毛竹可以卖给竹器生产商，据说这样 7 根长毛竹的分量是 180 斤。他腰背挺直，目光平静，气不喘，步不颠，真是肃然起敬！山上有一百多户人家，多老人。负氧离子达到 5000 颗粒一立方厘米，空气就

有治病的效果。难怪山上的老人都不生病。黑瓦白墙，苍茫古意，仿佛是与世隔绝、被时间遗忘的所在，但村子的洁净告示着它自己的秩序，你只用敬畏而无需同情。去了“双叶村非遗馆”。看自唐代开始的夏履镇先人的造纸手艺细腻成熟，而各种生产用与生活用的竹编用具，写就一本竹编历史书，是我看到的竹编艺术最全面的展馆。在近墙角的一方，惊讶地发现几十本报纸集订本，排成了一股气势，黄黄的纸张标示着它们过往的年份。是《新民晚报》！——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晚报集订本一叠叠整整齐齐垒成了半墙高！我随手翻开堆在面上的第一本报纸集订本，马上找到了那熟悉的，80 年代我编的“夜光杯”。听村干部介绍说，报纸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周仁水的县委副书记，双叶村人，在萧山做县委副书记。他特别喜欢《新民晚报》，看过的报纸一直珍藏着。他死后，他的孩子们替父亲一直保存着他订的《新民晚报》，直到自己住的房子倒塌，

记得多年前的黄昏，走出夏朵花园，梅雨刚好停了，明朗的光线从华山路人行道两旁栽种的茂密的洋桐树间斜射下来，格外的柔和，宽大的桐叶散发着湿湿的清香，轻松地漫步，左右顾盼，一辆小轿车压在复兴西路华山路口的梧桐树影上等红绿灯，穿玫红色上衣的女司机摇下了车窗，凝神地望着马路对面透绿的法式白色洋楼，小白楼的围墙边，几个上年纪的行人放慢了脚步，目

迷着眼前的街景，快乐明显写在脸上。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”正是那梅雨后黄昏的境遇。熟悉的马路，依然散发着旧上海法租界的魅力，幽雅而内敛，正密谋着一场遇见的惊喜。至兴国路口转角处，迎面遇见了他，一位中年绅士，远远地伫立在街角，体型稍显肥胖，穿着干净老派的长大衣，头顶着小毡帽，微微地低着头，富有变幻的脸部表情，正注视着抬起的左手戴的腕表，同时右手臂挽着一大束玫瑰。他是谁？他是一尊平常的街头铜像，他的举止在这个魅力城市每天都在上演，而不起眼的他在这里站了十几年，也等了十几年。

华山路这一段浓荫路，来来回回路过无数次，每次经过这尊铜像，偶尔会匆匆看他一眼，有时根本就忽略他的存在。今秋，再次走过他的身边，重新见到他，感觉他变得明朗了，原来在他站的身后路边，新开了一家叫“M stand”的咖啡店，店名似乎揣摩到他那很久深埋的心思，诠释了岁月温柔的喜悦。

他在心里默念着：“我就站在这里，我等着。”他是在等车吗？盼着早些回家，见到他温柔贤淑的妻子，为了他们

转角遇见他

汪洁

定格，被渲染。

握惊喜在手，掬幸福于心，多年前之前相似的光阴和境遇，幸福重又在这里流淌。安于所遇，安于所境，拾起这里将城市繁华荫去的快乐，也触发了久违的感动，灵魂好像被周遭过滤，周遭的街景皆为他而唯美，为他而精致，“三千繁华锦，只为君倾城”。他心中的千千情结，依依深情，有没有等到他的索求？

在如流水般的十几年间，他有多少不舍的期待？有多少心碎的幸福？可依然如故地谦恭着他的处境，一如既往地重义着他的爱恋。他那种被岁月沧桑浸染出来的深沉，传递出一种追寻幸福的力量。

在这个秋阳如泻的午后，店的周围见着年轻的女孩，在他的身边留影驻足，她们或许并不是冲着那家咖啡店的香气而来，她们一定是为等待的爱情和幸福而来。见到街角的铜像如见温文的故人，如觉整个世界瞬间变得温暖，心因景而悦，景因情而美。

感谢这座城市和这家咖啡店所营造的文艺氛围。离开这里，向前走，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他，也许会在下一个转角，在色彩丰富的桐色光影中，手捧玫瑰，热烈地等待着。



国色 (中国画) 陈晓晨

才把那好几十本报纸集订本交给村史馆收藏。感动于晚报与这位山区文化干部深深的缘分，如果他活着，就站在我们眼前该多么好！一定要向周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。岁月有痕，沧桑有变，对编报的人来说，最令他们鼓舞的就是读者的爱。

夏履的朋友说，如果你走进村子里，这里的每户人家都会倒茶招待你。

山上的老人，平时也不下去的。山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他们平静而满足地生活在一辈子没离开过的地方。

夏履的 11 个村，“莲中”“莲东”“莲增”“莲西”……诗意而悠远的名字，很想一个个地去寻访。资本已经渐渐深入幽深的山村，在创新强镇与生态立镇之间，如何平衡，夏履有自己的命运。

木瓜与烟草

王东梅

小时候祖母家种了很多果树，其中一种是木瓜，而木瓜树是种在鸡栏里。祖母喜欢用木瓜煮甜汤，每次煮满满一大锅，分配到大大小小的碗里，每个小孩都必须吃完。我很不喜欢那种味道，这种甜汤闻起来怪怪的，滑溜溜的木瓜放进嘴里还觉得有点恶心，总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吸收了鸡排泄出来的营养。

可是又不能不听祖母的话，只能偷偷瞄一眼所有的碗，挑最小和最少木瓜的来吃，那种味道至今难忘。长大以后，听说木瓜炖冰糖有养颜功效，还不时会弄来吃，是因为年纪大

了想法变了？还是爱美是女人天性？不得而知。祖母是绝顶能干又聪慧的女子，小时候大人们都出外干活，祖母负责照顾所有的孩子，包办所有家务、一天三顿饭、接送上学。记得她轮流背着嗷嗷待哺的堂弟们干家务的身影，她会待他们熟睡后才放下，再坐到门口的藤椅上吸上两口烟草。也许因为是纯天然植物，也没有化学加工吧，我们一群孩子也围在她身边，看着她吞云吐雾的样子，闻着那种带点刺鼻的气味。每一个儿时的回忆都离不开某一种独特的味道，品不完的酸甜苦辣。这就是人生吧！

如梦

竹根印 (罗刚)



扔垃圾的年轻女人

戴荣泉

每个邮政区有自己的回收日历，政府会在约定的日期，派人采集，住户只要提前按要求理整齐，捆扎好，放到街边即可。有些垃圾，需要自己送往回收点。比如，超市一些门店前，有专门的塑料回收箱。其中，又按材质分类，轻薄的 PET 塑料瓶罐是一类，而装洗衣液、面霜的厚塑料罐，则要分开回收。金属制品、棕色玻璃、绿色玻璃、无色玻璃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回收箱，全市统一设计，矮墩墩的，像几个木桩。我考察了几个回收点，近旁都有连锁超市、家电商，或是公园、露天游泳池，想必规划时，费了不少心思。人们劳心费力后，享受一点便利，也算是一种激励机制吧。孩子们也可以参与进来，让垃圾分类成为家庭活动。

最让人头疼的，是生态垃圾，比如果皮、蛋壳、骨头，不用套垃圾袋，直接扔进住宅楼下的生态垃圾箱。秋冬两季还好，楼管老伯，总会打扫楼下的落英枯叶，垃圾上覆盖了厚厚一层草木，清新了些许。想起元代画家倪瓒有洁癖，他的厕所里，用鹅毛遮住排泄物，隔

离秽气，大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可能只有惜花人林黛玉会摇头说：“脏的臭的混倒，仍旧把花糟蹋了。”在大热天扔生态垃圾，实乃噩梦。一开盖，果蝇、苍蝇，伴随着腐烂气息扑面而来，就像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去探险，一进山洞，惊起乌泱泱一群蝙蝠。可是，果皮每天都要扔，不然家里就满是野蝇飞舞。可谓扔垃圾亦忧，不扔亦忧。大概只有读到别人笔下的生活垃圾，才是快乐的。

山田咏美写过每一个每天翘首期盼倒垃圾的少妇，从小被父母、老师训斥，婚后又被丈夫一家打压，自卑到失去了自我。垃圾采集员对她报以善意，她便沐浴爱河，离开丈夫，和他生活在一起。故事开篇，女主角在厨房里准备意大利风情晚餐，一边丝丝入扣地执行垃圾分类。因为爱情，她深深理解垃圾收集的艰苦，不愿给他人添麻烦。她拿起葡萄酒瓶塞，心想，这软木栓到底算是可燃，还是不可燃垃圾呢？一时也弄不清楚，干脆收起来，准备拿来做个锅垫。垃圾箱前的犹豫，交织了柔情蜜意，变成了温暖的情趣。

十日谈

菜园丰收，追其源头，得益于垃圾分类。你相信吗？责编：杨晓晖